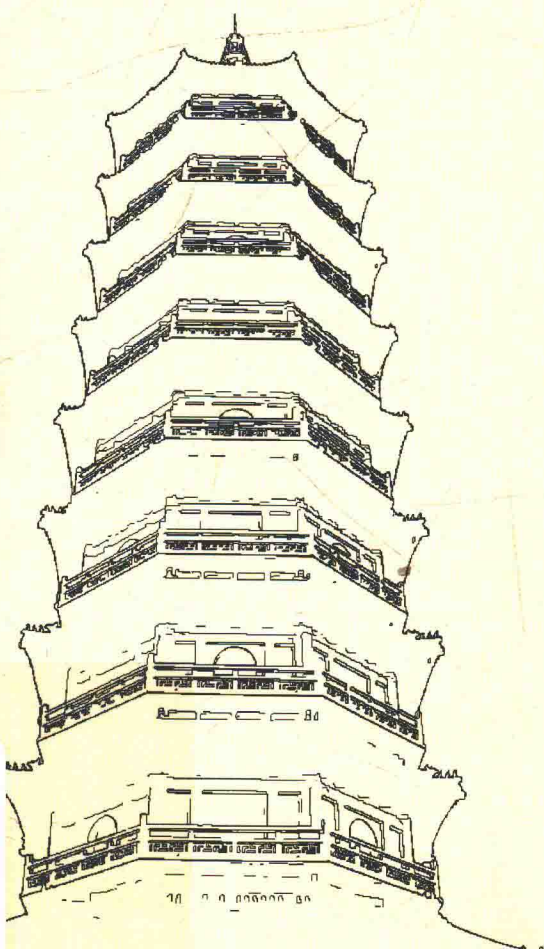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聚沙成塔

李胜钜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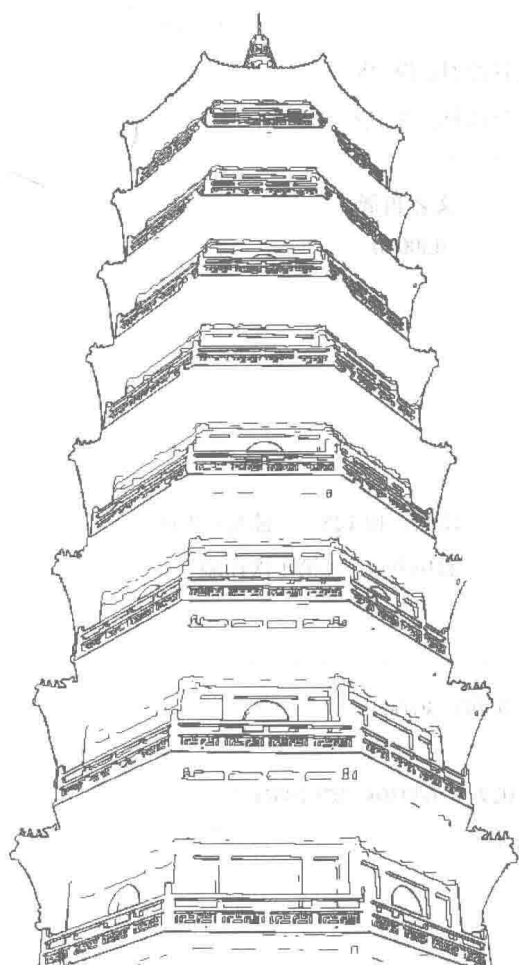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江出版传媒

聚沙成塔

李胜钜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江出版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聚沙成塔 / 李胜钜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354-9016-2

I. ①聚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4779 号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纸工坊视觉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8.1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50 千字

定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 言

写《聚沙成塔》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我坚持写完了此书，就是为大家展现中国当代读书分子的生存状况。只要是学生，就会为学习困苦过、为爱情萌动过、为立场矛盾过、为代沟烦恼过。

这是一本给青年人的书。按理不该写得如此乖张叛逆，并且谴责应试教育的失败性，以免造成对学生思想上的冲击。但我生来就不是一个乖乖者，喜欢惯了那种桀骜不驯的生活。我把苏童一写成全书的主角，让笔下其他典型的人物可以团簇在他周围，其实是用意颇深的，主要隐藏了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方面，我和苏童一同病相怜，在他身上，我借以寻觅少许的宽慰；另一方面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，给他塑造成文学形象，也是我的一个“警醒”的手段。我试图借他向教育者证明：在奴化教育时代，也许还有一条更适合年轻人的路，只是这条路只有少数年轻人在走，而勇敢走这条路的人，都是不可多得的叛逆之才。

有人说：“弊病的形象不该留驻于文学作品中。”我不大赞同。我倒觉得：古往今来，还真没有哪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没有病的——祥子染的是性病，琼西感染的是风寒。而我的苏童一却不一样，他全身都是病，并且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弊病！苏童一存活的社会，正像欧·亨

利笔下的一样，他和苏比的行为都是荒诞可笑的。我和苏童一同是中国应试教育出身的学生，却有不一样的遭遇：他总在失败中前行，我总在前行中失败。

我深知苏童一不是时代的宠儿，因为他与应试教育始终背道而驰。作者与文学形象，不知道是前者成就了后者，还是后者成就了前者，抑或是互相成就？反正，我未曾征询他本人的意见，便把他写进了书里，料想他也不会介意的。苏童一去游学前，曾自嘲自贱道：“我是应试教育失败的英雄，是活生生的烈士，是胆怯的勇者。”

关于苏童一的身世之谜，我想：我有必要作一些辅助性的说明，因为现在的文学爱好者都喜欢附会索隐。人们常说：“英雄莫问出处。”这句话，经常误导了许多无知而又可爱的人。试问：有哪一个英雄是不问出处的？只是有些英雄的出处，到现在还问不出来罢了。诸葛孔明尚且被骂为“诸葛村夫”。在此，我特地作出声明：我并非苏童一本人，他和“三苏”这一窝才子也没有别的什么瓜葛，书中“祖先”的说法，并非依据族谱写的。他仅是一个既普通又可爱的人罢了。

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曾经设想过中国人的读书命运与前程。我一直都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。我想，苏童一也是一个有着宿命渊源的人：就少年而言，他已是《伤仲永》里那个满腹才华的方仲永；就青年而言，他将是《围城》里那个滑稽可笑的方鸿渐；就中年而言，他必是《白光》里那个死不悔改的陈士成；就老年而言，他定是《儒林外史》里那个大悲大喜的范进。中国人的读书方式是迥乎不同的，但是结果和下场却都一样悲哀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曾劝苏童一回来跟我一起复读，但竟还惹了一身谩骂。他说：“教科书是最舒服的杀人工具！没有人曾怀疑它的利弊。”我听了颇有些悔恨，此后再无言以对了，近来更是日益觉得惭愧。有一次，不知道是谁的好提议，说要替他写

一部关于他个人的成长史来。在场者，无不是风华正茂的少年，但众人却提议由我来“勉为其难”，因为我和苏童一毕竟同病相怜，知根知底，我几经推却以后便“恭敬不如从命”了。但因了“生不立传”这个不成为文的规矩，我又变得“优柔寡断”起来，不敢胡用立传的形式。因为牵涉的人事甚广，我便想到了小说——用它来涵盖作品的主题，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但思来想去，决计不出一个好的名目来。忽一日，从书桌底下，找到一本去年遗下的残籍，看到佛学大书《妙法莲华经·方便品》有云：“乃至童子戏，聚沙为佛塔。”我真有一种喜从天降之感——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我便取其要义，将作品的主题全部托付于它，正式把本书命名为《聚沙成塔》。

但苏童一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。给他写立传体的小说，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因为他是鲁迅笔下那一类“不更事而勇敢的少年”！幸而他还没将死，不然在得知我要为他“立传”的时候，准会吟唱几句类似于“功名事业俱泡影，埋骨何劳墓志铭”的诗句来。然而，还有一件最困难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作为本书的作者，必须要替文学形象承受所有的骂名。这是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躲不开的宿命。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！”——我现在倒真有些能够体会得到知易行难的感觉了。

只是，我现在还太年轻，想要表达出一些思想的话，必定会遭到批评界那些前辈们众口铄金的威力的。就我来说，批评家们是“人言可畏”的，但同时，我也希望：就批评家们来说，我也是“后生可畏”的——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！中国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梦想。我早年的梦想曾被剥夺长达六年时间之久，这六年是我的中学时代。至于小学时代，虽然在记忆上，年代相去甚远了，但早年的梦想，至今触摸起来，还是那样天真、那样无瑕、那样生动。

自忖为文尚未臻至不赞一词之境界，也并非斫轮老手，唯愿字斟句酌，以成章节。如今夙愿达成，我希望《聚沙成塔》能遇到真正懂它的读者。

2012年3月7日于平南县中学

目 录

序 言	/1
第一章	/1
第二章	/27
第三章	/65
第四章	/110
第五章	/160
第六章	/178
第七章	/219
第八章	/248

第一章

想要了解人物的生平，就必先追溯他的过去。我以为一般人没什么过去的，所以这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差点导致了遗漏错讹的发生。其实苏童一的过去，实在丰富得很——他小小年纪，便浑身是胆了。因为中国人的“更名改姓”是一件大事，所以这在他眼里就必须是一件小事。他的原名叫做“苏童一燧”，旁人们都百思不得其解，不知道这“燧”字作何解释，但都羡慕他的名字稀奇古怪，果见中国汉字的博大与精深。而且这人的父亲，也一定是个鸿儒了，不然有何能耐起这么一个名字？苏童一起初也不懂，只好去翻查那些字典，可惜那些字典都笼统得很，没有翔实而全面的解释，只说是人名用字而已。教人看了以后，直被它熊熊的烈火，烧得自己浑身发热难耐，比夸父逐日还痛苦。于是，便只好从中国的象形文字出发，暂且认为它是指火的形态。当时他正寄居在亲戚家里念小学，他舅姑舅妈也向他献谋划策，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皇帝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便索来《康熙字典》一翻，上面果真有“火貌”的解释。看到这里，他顿时火冒三丈了，仿佛字典上那团猛火，已经薪尽火传，烧到了他头上。为了跟命运抗争到底，他毅然动了改名字的念头，趁着周末例假，打电话回家跟父亲商量此事，谁知道他父亲气得半死，说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没有“燧”



字高贵——改了名字以后，人生就会因此而变得低贱！这样的异端邪说，倒跟看生命线的长短，就预知人的生死祸福一样。苏童一从不相信命蹇时乖这回事，还说名字必改无疑，只是迟早而已。他父亲便口头上赏给他一只胆道：“有本事你就试试看！”谁知道苏童一胆敢学勾践尝胆道：“试试就试试！”翌日回学校，便索性把名字改为谐音“苏童一”：从前写“苏童一”二字，倒无甚大碍，偏偏“燧”字最难写，这回好了，只一横就了事了！但他起初还如有惶惧，料想这事就像暗恋女生一样，顶多是一厢情愿而已。即使他父亲肯答应，户口本尚不答应的，假使这事走漏风声就糟了。为了逼他父亲就范，苏童一决定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：先在学校广而告之，再等年日久而久之，最后才回去向父亲请罪。届时他父亲想不答应，也得答应，好比生米已经洗了下锅，就算不是熟饭，也准保会成熟饭，难道父亲会让自己把洗了下锅的米，再打捞起来晒干不成？吓！父亲应该不会那样做才对。

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即使湿纸也包不住火——这事才在学校里秘密地进行了一个多月，就瞒不住暴露了。他父亲在得知此事以后，雷霆大怒，打电话骂他“畜生”。苏童一没有抗辩什么，反倒暗笑不语，因为他父亲作为“畜生”之父，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反而越骂，自己心里越舒服。苏孝贤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这样无动于衷，气急败坏。他想儿子改名非得遵循《礼记》不可，文里对名字就有一大堆细则与苛求，譬如：不以日月、不以隐疾、不以山川为名。回头仔细地琢磨“苏童一”这个名字，愈想愈觉得不妥，但事已至此，就好比木已成舟，只好骂儿子此举，实为忤逆不孝。苏童一反驳道：记得《礼记·曲礼下》就有“君子已孤不更名”的话，那么父亲尚在人间，做儿子的执意要改名，也算不得不孝罢？他父亲被他强词夺理的话又气得半死，说如此断章取义，实在有悖常理，当然无从辩驳了。苏童一首次大获全胜，

从此父子间再闹矛盾，他总能引经据典一番，坚守着自己的立场。他母亲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，就显得高明多了。她保持一贯宽容的态度，和丈夫形成鲜明的反差。因为她早就领教过儿子的高招，知道儿子向来都喜欢率性而为，放荡不羁，不喜欢被人这样束缚着自己。所以，当苏童一和他父亲唇枪舌战的时候，他母亲总是在旁一番说：“你们父子俩都是好样的，但就是有一点不好，死要面子！”苏孝贤觉得妻子这是在幸灾乐祸，不免心生怒气，可是将心比心，他的名字也是父亲起的——现在自己却要沿用一辈子，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。母亲曾劝说苏童一，把名字改回来，不要得罪他父亲，但见他依然我行我素，也不便再说什么了。苏童一也求母亲开恩，此事不要再提，还说过去每年开学，学校发一大堆练习册，第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写名字。母亲笑他不怕父亲却怕写名字，好像父子俩是前世约定的冤家一样——据说，前世约定的冤家，死后若是想报仇的话，来世投胎就做他的儿子——而且，要是个不孝子——反之，就是报恩。苏孝贤也不知道自己前世究竟得罪了儿子的哪些地方，苏童一更不知道父亲前世到底欠了自己什么恩情了。苏孝贤虽然对儿子的做法，一直显得很是不满，但也只好认命。母亲想起一个关于写名字的笑话，跟苏童一说：从前有个人只学了“一二三”，回去就写“万”字，竟要动用木梳，可笑！苏童一不为所动，还说自己的名字不用写到一万，只要一开始，便是结束了。母亲怪他没有幽默感。

其实，苏童一会有这种怪癖性格，追根溯源，还是来自于他父母——有其父必有其子——家中三兄妹，人人接受学前训练。苏童一那时年龄还很小，小得根本没有反抗意识，甚至没有自我意识，一切全凭父母做主。他母亲一开始也并不欣赏学前教育，认为最完善、最合理兼最人性的教育莫过于顺其自然。苏童一到小学三年级已能一字



不漏地背完唐诗宋词。苏孝贤甚感欣慰，自以为教儿有方，眼里好像儿子就是一套活生生的中国古籍，可以方便到随身携带的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张松能一目十行，他只嫌儿子没能一目二十行。那时的苏童一自信天下无敌，年纪尚幼时，看不惯庄子和列子对孔子嘲弄的态度，常对父亲讲：“庄子为人只会耕田钓鱼，唯一的本事就是管监河侯借到大米。”年龄稍长一些后，又恨透了墨子的兼爱主义，说什么：“‘天下兼相爱’，这些主张实乃悖谬！儿子怎么可以和老子平等呢？孔子尚认为：‘父子不同席’，所以伦理界限分明。”苏孝贤夸赞儿子读书有见地，见解新颖独特道：“说得好，父子间没有平等！”母亲听到后，只怀疑“夫妻间也没有平等”。

苏童一摆放在橱柜里的那堆读物，有一次不小心被母亲打翻的酱油沾染到了，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。母亲便顿发善心，把《中庸》撕来引火，不让儿子被逼得可怜。然而，不幸恰巧被路过的苏孝贤逮到犯罪证据，骂她：“混账女人，你烧了我儿子的智慧！”母亲不晓得丈夫如此嗔痴，想自己当年读大学时，尚恨古文艰涩难懂，如今儿子年方十岁，怎么能经得起古文的折腾？否则儿子如能读得懂，自己岂不是白活了半辈子！苏孝贤怒不可遏，骂妻子愚不可及道：“不要用你的能力，来衡量我儿子的智慧！”

苏孝贤盘算儿女们的年龄越来越大，不该留在本地继续接受教育，而应该赶紧护送到外地去进更好的学校才是。眼看家里的开销愈来愈大，苏孝贤拖儿带女的又不方便，便有意将身边的苏童一送去寄养。当时这个决策还没有落实，姐弟几人都暗地里争风头，谁也不肯让谁，只欠没由斗嘴大会变成斗武大会了。苏孝贤最终决定对苏童一委以重任，要他远赴南京求学。

苏童一千里迢迢到了南京，从此远离父亲，才领略到没有家长管

束的生活，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。尤其在外地念小学，在学校里制造祸乱，调皮捣蛋，都不必惊动他父亲亲自赶来替他谢罪。然而问题也随之来了，他与亲戚间的明争暗斗，就像是后宫佳丽争宠般的激烈。苏童一孤军无援，自然要吃亏。

有一次，他和表弟扭缠厮打到鼻青脸肿的地步了，他舅母便伺机而动，打长途电话回去索要医药费，将苏童一的父亲痛骂一顿。苏孝贤忙替儿子向弟妹赔不是，回头便要苏童一向他赔不是。苏孝贤想起那句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的话，想儿子应该好好劝劝才是。

转眼三年过去。苏孝贤担心儿子的脾性难以驾驭，便只得写信去千叮咛万嘱咐，劝他不要和亲戚闹翻了，免得彼此撕破脸皮，日后不好见面，信上说什么：“童一吾儿如晤：汝千里辞家求学，寄人篱下，诚属无奈。日常生活，宜稍加留意，近惊悉汝舅父舅母品行败坏，竟怂恿髫龄小童挑衅吾儿，然汝舅父舅母固然可恨，汝亦宜力避双方冲突，熟知世故人情关系，毋须为父多言！至于损伤、花费一事，将来清算！汝须谨记：想当初，吾家人口膨满，食不果腹，如非洲之难民，艰难度日。然汝舅父舅母不嫌弃吾家酸窘贫寒，尚念亲戚情分旧恩，代为照看，期许三年。吾家至今心存感念。如今三年既满，汝须忍辱负重。孔子曰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！’大抵如此。此次书信籍用古文，乃事出有因：新潮电话虽已普及，然吾欲锻炼汝之书信能力。倭国人扬言：报纸书信将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，于寰宇内毁灭。汝若回信，可仿古文回之。”说起家里人多这件事，苏孝贤就感慨颇多，幸亏他早期夭折掉了一个孩子，不然家累更是繁重。如今中国什么都不多，就是人多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，国民永远是摩肩接踵。据说上帝在惩罚人类的时候，刻意诅咒土地，让人类即使劳动，也难以维持生存。其实用不着这么做的，只要人口达到一定数量，他

们自然就会通过战争这个手段来减少。就像苏童一住在亲戚家里，就是一个例子。

苏童一收到父亲这封来信，写得半文半白，非驴非马的，让人看得也是似懂非懂。看了大半天，才终于弄懂了父亲字面下的意思：暂时还不会接他回去，要他继续留在舅父家里，忍受屈辱。苏童一在这里，是一时三刻也待不下去了，忙写信回去痛斥父亲的无能：“父亲大人膝下：谨遵训诲。儿于舅家闹事之一节，尚望大人宽恕。舅家一窝，狗彘不若，调三斡四。一贯以势利之眼光待人，欺侮汝儿年幼，势单力薄，人微言轻。如今矛盾既起，恐长此以往，终非久安良策。近一年来，更是狼烟四起，犹若噩梦缠身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！若意欲汝儿忍辱苟且，难若登天！昔孟母三迁、陈平辞家、老子隐归，皆因环境不顺意所致也。尚望大人体察儿情，解儿倒悬。孩儿不胜感激之情！”苏童一把本该撒在舅父舅母身上的气，都转嫁给了父亲。把这封信寄出去后，自己心事也了，反倒觉得一无挂碍似的，可以照旧生存。苏孝贤那边收到儿子的回信后，便觉得这孩子早晚都成大器，纵观整篇都是用古文写成的，文笔老练，文理缜密，大有青出于蓝之势，深感欣慰。可是他的耳朵里，好像听到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呼喊求救声，心肠软了下来，决定打电话安慰儿子道：“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你舅父舅母固然心狠手辣，但毕竟也管了你三年，膳宿一切都花费不少，咱们家好意思恩将仇报么？”苏童一本想说：“他们的嗟来之食，不吃也罢！”可是碍于情面，只得说：“这个道理，我也懂。可您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这样抬不起头来吧？而且，您也总不能让我一辈子都把奖状都贴在他们家！”苏孝贤也感觉自己委屈了儿子，大有吕不韦瞧赢政给别人家光耀门楣的痛楚。可是家境不好，他根本就不敢贸然前去接回儿子。为使儿子能够安心受辱，他决愿将事情的整个原委和

盘托出，便说家里的生意经营损失惨重，时刻都处于竭蹶状态。希望儿子能够通情达理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苏童一也在电话里，倾吐了自己对哥哥姐姐的羡慕之情，还说自己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，深以为憾。苏孝贤听得欣慰道：“你能有这份孝心，我很感动！哪怕来世轮到我给你做儿子，我都愿意。”苏童一听了这句话，很是震惊：“爸爸，您这话严重了！也许，我上辈子也对您说过这样的话。”于是父子俩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。母亲在旁听后，也学瞽者众笑亦笑。既然如此，苏童一就祝愿父亲生意提前兴隆起来。苏孝贤嘴上也说：“会的！会的！你真懂事。”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奇迹会发生。也许，是苏童一的谶言应验了，苏孝贤急于摆脱家庭困境，与几个商界同僚，合股投资做生意，抓住商界讯息，大干一场，广发横财。这一笔钱还了旧债，买了房子，添了新衣服，已经所剩无几。就这样的，家境逐渐有所好转，手头充裕。唯一令他忧虑的，就只剩下接回儿子躬亲抚养了。

苏童一那时在南京求学，已经整整三年。对挣脱寄养生活的野心，基本没有，已经选择死心塌地了。根本不奢望父亲会有什么时来运转的消息传来，至于父亲那边，不单是喜讯，甚至连噩耗也没有一个。这次意外听到父亲将要把自己接回家的消息，得意地在舅父家大肆炫耀，希望闹得天下人尽皆知，唯恐他的敌人——舅母不知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要借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好好地扬眉吐气一番，说什么：“我还险些以为爸爸把我遗忘了呢！没想到哇，哈哈——表弟，我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不管日后前程如何，再也不用在这里活受罪了！”他表弟也鬼得很，接着话茬说：“想不到，你父亲还记得那句‘苟富贵，勿相忘’的谚语。表哥，你真的要走了么？我有点舍不得你——”说完，摆出一副“猫哭耗子”或者“耗子哭猫”的表情，想博取苏童一的好感。



他表妹也说：“哇，表哥，你真的要走了么？我也有点舍不得你啊。以后上学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没人跟我一起走，会有点不习惯的。”

他舅母表面上装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，想自己千万不要受到他的影响，免得让他奸计得逞，正中圈套。可是苏童一哈哈的狂笑声，明显就是冲着她去的。她不可能不知道。所以她便微笑着说：“你回去也好！留这里总不合适，你不能一辈子都住在这里，我们也养不了你一辈子。‘天下无不散的筵席’。你回去吧，你爸爸妈妈想你够苦了。”

苏童一道：“不急！我先和隔壁的六叔六婶道个别，也好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。”这话说得好像自己不是回家而是去送死一样。

虽然舅母在主观上并不想来气，可是客观上已经由不得她了：“干吗到处去宣扬你的这些消息呢！我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要是想让他们知道的话，那还不容易！只要你不在，他们自然就会知道的。”

舅父在旁边唉声叹气好半天，感慨家里的战事，像中东一样频繁。他私底下劝苏童一不要跟他舅母怄气，还说什么：“好男不跟恶女斗，咱们‘先吃亏，再吃饭’如何？请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忍一忍。”苏童一死不肯听劝，恨不能说：“好男不怕恶女斗。”两人同进厨房盛饭之时，密谋了好半天。苏童一说：“这个我也知道，我又没故意去招惹她。”舅父道：“‘无意’的也不行，只要你跟她起冲突，就不行！她这个人，你还不了解么？你不能和她斤斤计较。”苏童一锱铢必较道：“可是，又不是我故意去挑衅她的，是她惹我在前，我自卫在后。”舅父明知劝他不住，便只好叹口气，出去劝舅母了。

舅母道：“你们刚才进去谈了些什么——悄悄话，我听得见的。别隐瞒我，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。”她只听见了说悄悄话的事实，却听不见悄悄话的内容。舅父道：“你还真是探知狂！什么事都瞒不住你，是不是非要把我们所有的聊天内容，都严刑逼供出来，你才肯善罢甘

休？那以后，只要有你不在场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不说话。”舅母道：“我并没有剥夺你们谈话的权利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们背对着我，说我的坏话。”舅父突然意识到：好像在她面前谈话，也算是一种权利似的。

苏童一生气道：“我们只会背对您说您的好话，您可别误会。”舅母也生气道：“是好话，就不应该背对着我。”苏童一道：“我说的是事实，您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我们每次背对着您，都是说您的好话。”那意思好像是：每次当面说的都是坏话。舅父只用碗遮着脸，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他表妹道：“表哥，什么叫做‘天下无不散的筵席’？”

舅母答非所问道：“童一，我并不是针对你而说这句话的，你应该知道：舅舅的家境其实也不好，虽不至于穷困潦倒，却也并不富裕。我们只是看在亲戚的情分上，照顾你，替你爸妈分担一些困难，你应该感恩戴德。有时候，我承认，和你的矛盾确实很深。但是，你也有你自己的原因，很多时候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的。”舅母这段话，以退为进，将闹矛盾的根源基本说成是苏童一的。

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多半是吃得不欢而散的。苏童一和舅母的矛盾，与日俱增，这顿晚饭也和往常一样，吃得不欢而散。舅母党同伐异，和苏童一的敌人——赵进德——她的儿子一致联合对外。晚饭过后，她怪自己的女儿赵锦心吃里扒外，说：“你是我生下来的敌人！怎么这么呵护你表哥，和你表哥这么亲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赵锦心道：“表哥他就要走了，我还和他处处为敌干什么？过去无论谁对谁错都算了，这时候我不想和他正面冲突，我只知道‘化干戈为玉帛’、‘冤家宜解不宜结’。”可舅母和苏童一分明就是打了“死结”的冤家，解不开的。

苏童一得意的是：他父亲接他回去的消息，是真的。确定了这消息，